

第十三卷

瀛寰瑣紀

癸酉改月申報館刊

金坡版史文三篇附一篇

上李官保書

浙江民人金某百叩謹上書

官保使和爵督大人鈞座昔東坡初入京師見韓富文歐諸賢咸惜其未得見范希文為憾事
 蓋年齒後先迥越耳金某一野人耳乃得早瞻 大君子丰采傳聆 謦論一見而知為 偉
 人迨辛酉年給獲一通啟問於 左右仰蒙 賜答蓋又五年矣泥塗蟲蚓仰窺 九霄麟鳳
 不知相去幾萬萬里自問此生無從修謁乃荷齒牙高惠屢於官紳前問其狂直惜其沈淪具
 微 賢者甄陶萬類不欲使一夫失所雖庸劣寡陋如某者亦忝塵 蓋抱蓬荜傾耳既感且
 慚自古建大勛成大業或資羣策或負地望皆有所憑藉若卓然稱一代豪傑而軒然無大波
 瀾無依傍者蓋鮮漢則韓淮陰諸葛忠武五季二唐無其人在宋惟寇萊公實具氣魄其澶淵
 一役能用夷不為夷用固宜獨擅千古也東南之亂人皆謂上海一隅之地可籌餉而不能
 兵自 明公統師航海壁壘一新謀定後戰席捲而起曩之視為蠶叢島道之阻者皆如摧枯
 拉朽機略之神王文成後殆無以過之矣嘉禾之克吳興之戰皆不為畛域計而沿邊無屯戍
 之勞使係手為之則斤斤自保浙省一日不丁手蘇省一日不息肩此所謂時會之來聞不容
 緩也 公之勳名爵位亦至崇矣兩其所夢寐深服心口無異詞者蓋別有三事曰厚餉也取
 夷也廣器械也 公從事湘緬幕府其來上海也人爭盼其分餉濟皖而 公不沾小善不粘

瀛寰瑣紀

上李官保書

一

小惠務以適國全力瞻蘇軍而復蘇地衆論不能撓浮言不足恤爲人所不敢爲而卓然成此大功苟非此之務則蘇之餉固未充而皖之餉仍無益蓋成敗利鈍之權即決于此一着此某所心折者一也自道光已亥英人構賈以來當事者非惡之太深即畏之太過卒無一洞悉彝情之人某前在京師作奏稱說上達

先帝所謂奏者即不爲彼用而我能用彼也蘇常失後西熠日張自公蒞止後不恃慮師拒西兵亦不悉賴西兵攻剿寇操縱在己寬猛適中使洋酋忌我之強而又樂爲驅使當掃蕩時無要挾之費遺敵時無驛驛之災伊古及今用外靖內如西晉之胡羌唐末之沙陀異種流弊至不可勝紀 公乃于用之之時即爲防之之術超超元著神鬼不能測窺此 所心折者二也近日用兵全仗炮火在平原曠野山林險阻或宜馬隊弓矢或宜刀矛擊刺若東南水鄉則陸兵以舟師爲根本而制勝以鎗銃爲利器然製造不精則與無器同儲備不足則與徒手同又拘牽于難款之報銷吝惜于常例之採買雖有雄師勁旅往往事倍功半 公獨知其機宜首先廣購西洋砲械子藥所用之數幾倍于正餉此駭人聽聞雖姚啟聖之用財如泥沙亦無此曠議古兵法云財欲其泰復乎 公之力探其本源而盡掃時習拘墟之見此 所心折者三也備斯三者則 擔富宇宙之責 牢籠夷夏之冥拓地萬里施澤九州平吳之役尚嗚矢濫觴已爾何足顯 盛烈于十一哉我朝龍興遼瀋僅三四十年乘明之弊混一區宇

列祖

列宗紀綱法度粲然大備爲三代以下所未有而未流所屆交勝于質拘牽例義失其本源致潢池之警毒遍天下雖漢之黃巾赤眉唐之巢元之林明之闖獻皆無以過之今仰賴九廟深仁民心未去王師所至荆揚幸已者定然而國威未振政柄未專回氣熾於西北夷隙伺於東南不及時以自強恐陵遲之無已 公以不世出之才居大有爲之地伊周桓文亦天地間一人耳公豈能無意乎橫攬海內諸人或德量較優或幹濟自許或工於論古或長於治民各擅一長罕能兼善惟 公年逾強仕爵列通侯吳越再造英法翕服黎庶望若長城冲聖倚爲心膂揆之皇慶禹稷開物成務當爲

國家籌千年萬年之計始於東南暨於西北廣取中國之地力盡拔一時之人才利不在民者悉歸之官政所宜革者必圖其大 旋乾轉坤因勢利導時哉時舍 公之外孰肯聞斯言乎某少未讀書壯爲下吏求利祿本非素懷論事功早可絕望流俗謗毀擬非其倫且晚待盡溝壑耳今激於 知已數言輒發狂瞽之疾而握管縱論於 大君子之前自知應蹈鼎鑊之咎而皇皇然不能自已所恃者無所謂而爲必蒙 賢者涵恕耳文人結習行不逮言草野類屢不識忌諱臨書無任戰慄之至恭叩 鈞祺祇益馳戀

附李宮保復書

戎馬頻年久疎音訊每遇渡江人士藉詢近狀比審 抱器閑居嚮懷邱壑證今稽古所得日

深慰頌無量來教汪洋恣肆彪然大文足徵論事之雄目無餘子惟擬藉過情徒令鄙人顏汗
回憶承乏數年遭逢

景運倖得藉手告成在鄙人銖積寸累而爲之豈真胸有成竹即籌餉馭夷諸事非敢謂絕無
主張然亦何嘗盡由人事時會方艱名材蔚起 閣下所謂擔當宇宙之責必有起而任之者
而弟則非其倫也大著兩件規時度勢一破拘牽快論得未曾有然終恐格而難行以鄙意論
之蘇省之蘇常鎮浙省之杭嘉湖各取無主荒田二百萬畝明定期清查確數富有盈無絀
即以此項田畝責成官紳募佃承種輕其租息供給一年墾本作兩年徵還此後所收租息除
完納正賦外半作常平倉以備旱潦賑貸之用半充本縣招募壯快修造炮械緝捕盜賊之費
責成守令立法核實務杜侵漁盡地利以足兵食俾州縣之有志者得以展布或亦培養民氣
之一端然恐有法無人終不果行若官收租以代漕欲令全省之正賦專供於二百萬畝之農
田似非政體藉口必多官與紳亦不能任此至督撫要在得人統轄地方力足以馭及之則皆
可治原不在勢之分合輕重更張徒爲庸俗所駭怪必謂霸占膏腴而治亂之機轉不在此縱
之今日之勢蹈常習故久矣害不百不變法即明知當變而無人肯變有心論治者但當因勢
利導視力所及而轉旋之若一概破除成局豈不大快而勢必不能言之而不行不如其勿言
行之而仍不便不如其勿行方爲實事求是安得 明達盡如 閣下者一痛抉之聞近藉拾
莢以作旅費鴟夷子皮之風脫然羈縻健羨奚似惟 與居曼福不宣

再上李宮保書

浙江民人金某百拜謹再上書

官保使相爵督大人閣下望之四日奉到 鈞函不責其狂瞽之無知而 殷殷勸誨示以所
未聞教以所未逮書生兀坐井底至今日而方知 宇宙之宏不覺五體投地平吳之役震古
鑠今 大君子上以歸美

朝廷下以推功諸將此武惠王中山王之盛事不圖於今日見之至所謂銖積寸累豈真胸有
成竹在 賢者推誠摯謙自道其數歷之艱辛則可而外間妬功之輩亦往往以此爲說每於
稠人廣衆大聲疾呼以爲千變萬幻且夕無定者亂世之物情一線到底百折不回者 豪傑
之立志使寸心絕無所主則事變之來鮮有不目眩心攝又奚能奪羣情之口而建 不世之
功哉夫同一上海庚申辛酉三數年間何嘗不籌餉何嘗不用夷何嘗不餌賊而卒無一要領
者即當事之心志不能自堅雖有中外才能終不能合爲一也世之蹈常習故誠如 尊旨久
矣雖以子產之仁不能不無孰殺之謗今 大君子以整綱飭紀之心而行以默運潛移之智
因勢利導月計有餘此又歐公之記韓公所謂 正笏垂紳端居廊廟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
泰山之安識量經猷見及於此即異時相業所在又不僅一方一隅之陰受其 福已矣至論
事與行事本屬兩途漢創七國賈少傅流涕言之於文帝朝而不能行晁中令奮袂攘臂行之
於景帝時而不爲便迨主父偃一出而賈晁言之不行行之不便者皆坐收其利使賈生不言

晁令不行則主父優又何從襲其說而祛其弊乎陸敬輿爲經世大儒居宰輔之任其奏草可爲多矣而德宗允行者十不及一然千載而下未嘗不服其忠而慨其遇與房杜姚宋之實有治績者屈指並稱賢相固不以其事之不行而議其詞之徒費公之文筆上掩長沙名位則與宣公相等三不朽業殆可兼之物望所推未容自抑也 鈞意就荒田二百萬畝爲救凶弭盜之用以一年所給墾種而分兩年歸還使牧令有志者得以展布此實 仁者用心亦卽爲救時之要竊欲引伸 大賢之論而益暢其旨江浙兩省本禹貢揚州之域厥田下下至東晉南渡始漸繁富至唐而益盛錢鏐爲鎮海節度使兼有杭嘉湖蘇常之地五代史所載其厚斂之法則一牛往來里巷皆納一錢其時中原塗炭東南晏然故民頌其惠而忘其怨至今千數百年尙爲之贊美錢氏祖孫三世開府八九十載而水災只有一次南宋一百六十年江浙大災亦僅一次載在史書班班可考由於農田水利節節設官旱則蓄之潦則洩之以太湖三江爲水櫃竭盡地力以供軍儲故錢氏趙氏養兵數十萬人而費用不竭者治水以利農無遺策也明代夏尚書原吉撫吳修舉水利謗議大作詢之耆老則曰夏公治河功多怨多千載而後功在怨磨故言水利者必以夏公爲首本朝蘇撫莊滋圃協揆稍續其績道光初林文忠公以吳臬奉命總理蘇杭七府水利未及蒞功今如開闢荒田當先籌劃水利卽以備荒之費假爲禦災之需則功用益廣而利濟益宏矣有治法無治人海不出 鈞論然 甘棠所至時會之來當必

有起而佐之者此係乎吳民獲福之遲速耳亟圖渡江叩謁 鈞閣以抒八年積慕因長夏搜訂王西莊十七史商榷一書過用目力浮火大作遲遲未遂聞 公將按部北江或負弩瓜步間一親 丰采也禹筮之役乃揚營各部將伯所貽近因引少販多不欲與之競已改爲泛舟之役與網師漁父相問答習業愈卑謀生愈鄙飯牛版築不復齒於冠裳惟仰託 大表依戀 仁宇如陳相負未自宋至滕願爲聖人氓不敢遽作歸計耳感悚下忱不能自己輒再獻書 左右知不以繁聒而 屏之幸甚幸甚恭叩 鈞祺臨書無任悚息之至

擬減兵增餉議

金坡廢吏

我朝兵額七十餘萬每月應得餉數尚係遠年所定承平日久物價逐漸昂貴不敷養贍在國帑年例一千七百餘萬之多已匱乏難支而兵食仍呼庚不已訓練無實遇事退縮職此之由今善後大修戎政莫若減兵數而增餉數使一餉足養一兵一兵足敵十寇庶兵不虛設而國威日張餉數既增強有力者皆願入伍鄉勇之應遣散者方可挑選爲兵可免滋事之患若仍舊日餉數則新勇決不樂於爲兵而新兵決不足以禦寇是無一利而有百害也以天下十八省計大省養兵一萬人中省一萬五千人小省一萬人計二十六萬人足矣每名每月三兩每月七十八萬兩每年九百三十六萬兩再加官俸亦不過統共一千餘萬是餉省而兵精也此項兵丁統歸督撫節制逐日操演不准離營另謀生計卽以江蘇二萬人江北一萬人計之江南以一萬人駐江寧歸督一萬人駐蘇州歸撫江北一萬人徐州五千淮海三千揚通二千人

尚歸督撫調遣武官統帶宜仿明初之制只設都司視正三品則督撫事權專矣各城守及鄉鎮彈壓沿途墩堡押送差使則皆置民兵爲之各保各境責成守令調度亦即各就各境籌款養之非遇巨盜不准調發額兵則兵勢尊而軍令果每出必勝無堅不摧所謂猛虎在山英靈爲之不採即盜賊亦知所斂迹矣兵皆歸營日就訓練則技藝熟而心膽壯軍火益講求之糗糧日籌備之即帳蓬行裝亦刻刻備足雖黑夜有警聞令即行不准地方官辦差自可永除曠擾迥境之弊古人用兵行如風霆止如山岳即此意也嗚呼味三國兵數不多而養兵極厚帶兵官極少其長處在此楚軍廬軍之雄於天下一洗綠營陋習亦少官而多餉之效是皆可節取以施之平時者也

受恒受漸齋文三篇

擬答友人論用鈔幣書

制鈔幣以代錢銀誠亦調劑之一法亮生止見其利扶雅止見其病皆不如尊論之持平然天下事之興革存乎人之奉行苟奉行之而不善與其解弦更張毋寧仍其舊貫民間質劑尙可治以官府若官府之物非有深信乎上誰樂從而受之哉使仍如北方錢肆之票欲錢則錢則無補于園府亦何賴乎行鈔若止許行鈔固屬印造不竭園府之權可重不幾作法於貪乎足下言一虛一實虛可濟實僕竊謂由虛入實則順由實入虛則逆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攷之前史所用交子會子等名色均不能久亦未嘗偏行果其有便於民東南之人情未必異於西北况北人所用錢票一出一人已多尅扣若更臨以法制禁令其何以堪且事實罕譬而喻足下試觀富人那移不著一字寒士稱貸雖書券三紙而無有諾者今之帑藏不能知其視昔時若何而民間相聚而私議者其情如貸主之待富人乎抑如待寒士乎則其樂應與不樂應不難辨矣此事議者漸多恐終不免於行願足下無助其勢非謂法不善患無行法之人耳

陳封君傳

陳封君諱興雨字傳霖別自號楓江吳江人明南御史王道九世孫也御史三傳爲舉人私諡貞靖紹文紹文生歲貢生私諡孝質鏐鏐生 皇朝刑科給事中沂震沂震生舉人士任士任生附貢生毓泰毓泰生府學生兆鯨兆鯨有子而天其弟太學生兆星生子遂兼祧焉即封君

也封君少好學屢困郡縣試年長矣家貧乃侍府學君適浙之台郡習法家言府學君卒封君以所後母周與所生母林皆高年因不忍遠游惟往來江揚蘇松六郡聞其治獄也巨細不忽遇重獄則一夕數起或申旦不寐雖疾病不敢即安也其言曰世稱刑名之家積愆而招禍信有之然其學不能廢也一字之岐不啻徑庭晷刻之緩輒生枝葉下筆慎而判語速庶其免乎余無他惟慎中求速速中求慎而已前後所主凡十數公皆倚君如左右手君謙冲和易遇物無忤不喜譏彈人短而於是非可否之間則侃侃不阿人不敢干以私客揚郡有掾遺文書君偵得之白所主者急予杖責不少貸及君節假歸有冒雨登舟拜送者則此掾也蓋心服君之守法而猶感其加罪之輕云君之初出游也食指繁館穀所入不足給終歲則竭力畢兩世五喪既而衣食稍豐即好推解從子宗潮少孤挈之游教養之如子將授室而病卒哭之慟金山林氏兄弟二人君舅子也一早卒君卹其家一客死於秦中君為致其孥又時其讀書從師費其後二人之子皆得為諸生同邑許秀才蔚宗訪友通州溺於海其友復其尸斂之君聞哭失聲遣急足召其子厚賻之歸其喪為湖州倪某欲令其子從游君未之許也無何倪卒君蹙然負諾責即邀其子飲食教誨之贊幣悉卻而弗受嘗以修脯金若干由松郡寄歸舟子不以達家人告官捕得金已盡羈其人責償君適歸急請釋之君之用財既如此然未嘗輕受人錢吳縣人有為賦所誣者林連對簿君察其冤乞弗問其人感君饋白金五百君弗納易以筐篚三反終拒之正色喻之曰吾豈有私愛於汝耶法在則然耳生平好為詩有水竹居吟稿道光

十四年以長子官吏部主事封承德郎十五年封奉直大夫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七有子六人宗元癸巳進士即吏部君宗寔宗蕃宗敏宗恕宗濬皆諸生惟宗蕃太學生傳君業以君狀乞為傳者宗恕也

沈曰官曰余與吏部兄弟六人少同朋試年相若居無三里之隔而獨未嘗一拜識封君蓋可惜焉世知封君精於法律又盛稱其教子之嚴遠近無與倫比故吏部兄弟皆能讀書有成抑知其天性之篤有過人者乎封君之喪所生父也年十四耳其後喪所生母降服一年畢將出游泫然流涕曰凡筮尙在而吉服以出吾弗忍焉終三年不衣帛余讀元裕之邵鄧州帥聘入幕詩有云三載素冠容有愧一時墨經果何心謂得國風檜之第二篇意嗚呼若封君者亦可以稱矣

崇真道院記

細林山在蘭筍山西數里其上有崇真道院想自元至正開明初道士彭素雲者得接神鍊氣之術實主此院歿而人謂其仙去故遺迹甚多若山半丹井及點易臺皆是而神龜仙館之類相傳為呂洞賓手筆又有石刻聽松二字云李陽冰書則余於惠山之麓曾見之不知孰為先有也其院之興廢有明一代及國朝乾隆以前詳於松江志今上之十年樞人重建山頂玉皇殿時則有王軍門應鳳趙太守炳言實首其事而歸屋舍之續其則在十四年陳撫邵繼與有力焉二十一年錢大令燕桂又脩二圍以祀北斗文昌未及成而去二十五年洪太守玉

行始踵成之由是壇宇一新視前此而加擴其營造之費什九出自土人而奔走旬募則院主與其也冀以誠於禱祭著名於時沒而其徒朱某沈某憫其師之勤而不獲觀厥成又謂松士之好施善固不可忘將磨石以書姓名而醵余為記開考細林本名神山唐天寶中易今名而梁簡文帝神山銘有序云云蓋出於後人之牽附黃石牧氏已辨證之然志仍載者以謂傳聞久不欲遽削也因是以思偏安孱弱之君歷千數百年猶以其一至為榮必存疑以示後使其為四海共主大有道之天子其巡幸之所在天章御書煌煌可考加以身當其朝而足至其地又當若何其尊敬而護視之耶今冀但以其前人靈異所著竭蹶而持其衰而沈與朱又不忍其師之徒勞欲章顯之彼教中尙有人亦足以厲士大夫矣遂書以應其請而附以余感有覽之者其知余所發之非無因也

昕夕閒談大卷第三節

失路人交臂誤機緣

浪蕩子有心逞調噓

康吉見追趕緊前面客館門首又有人攔截去路遂連忙用力奮擊是想趁勢推開以便跑走的意思那曉這人毫不覺着反不慌不忙的道噫打我幹什麼若逃例的我便助他哩康吉聽的聲音好熟竟是認得的一般急看他面孔時原來就是那葬場上受老翁詛罵的加底康吉一面喘息着哀求道請救我則箇你可認得我麼加底道認是認可惜你為什麼就狠狠到這種地步咳快跟我進來罷康吉匆匆跟着加底奔進館門轉灣抹角的走到臥房內也不及見禮分賓便道老兄你是何苦來這般樣式呢康吉道阿呀一言難盡哩如今且不必說先想法子要逃過這關不要把他進來搜尋纔好哩加底哈哈笑道你為何這樣着急呢我這寓內他們就可輕易進來尋人的嗎你只顧安安穩穩坐在這裡便了康吉聞言纔把這心略略放下隨後就聽着門前喧嚷之聲只叫快拿快拿原來加底的臥房只隔着一重牆壁外面便是街路所以聽得甚是清楚却說那畢明裁八陰溝白拉遂勃然大怒忙叫追趕自有那一班差里甲之類隨聲附和吆喝向前不覺的聲勢十倍那曉一路追趕漸漸相去較遠這一路上地火照耀原是光明如晝一無遁逃的不料九折三灣前面的影子一見竟不知去嚮了眾人趕到街口望將出去竟不見个踪影及到街外跟尋又明明是像個閃爍街內的正在東揣西望猛地裡白拉看見弄內高挂招商玻璃燈一盞燈下門戶洞開狐疑道莫不是混進這客館

內麼就招呼那班人都進弄來把兩頭截住洶洶之勢竟要搜到客館中了加底一邊安慰了康吉令他坐定一邊就出外招呼了館主然後迎將出去喝道你們在這裏鬧什麼你就是要鬧也該看地方起怎麼就這樣囉哩嗎白拉上前陪笑道不是這麼說我有一學徒逃走特來追尋不料追着後我賬房先生上去拉他倒反被他推入水溝去了故此我輩不甘心必定要捉住他誠恐他躲入貴寓必須搜一搜看加底哈哈大笑道你這人說話好不通理這條路又不是不通大街的就算不通大街這弄內人家又多得很單來找着敝寓這是何所見而云然呢白拉把這一問倒問住了半晌回答不來加底又道此事我本不知道據你說是個學徒逃走又並不是賣與你的奴僕又並不會偷盜你的金銀何必如此性急追趕你管賬先生栽入陰溝又不是這人有意害他的不過一時逃避情急摔手致跌的就是追着你怎樣辦法呢白拉聽了只得掏出鼻烟一面嗅看道是驚動了這是小弟鹵莽了一面就招呼眾人再穿出巷去找罷咧這裏康吉在房內聽得喧嚷之聲漸漸遠去加底就斯斯文文的踱將進來向康吉舉一舉手道恭喜老兄那追趕的人已被我退去了康吉稱謝不迭這時候已是夜膳之時加底就留康吉同飯却說康吉這一日哀懼備嘗心膽俱碎雖羅列着玉液瓊漿鳳肝麟髓也是食不下咽的被加底殷勤相勸只得胡亂喫些酒間加底問起情由康吉就畧述了幾句又道出無路可奔想往投磨敦求他解救的意思加底頗爲嗟歎說道老兄既如此今夜且借榻此間明日再謀極止罷又說這追趕得如何凶險外間不可走漏風聲致破機關必須加意小

心這裏我亦是暫寓哩一切要恕不週呢遂叫館主備副床褥安頓康吉夜間那門首並談的客人也到房中叙話就說康吉前情節大家嗟嘆一番加底就用話籠絡康吉說是人情險薄世路崎嶇你們初出山門的人那裏經歷過這些波浪所以古語說得好逢人須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呢如今我門既成爲一類的人那是氣味相投衷曲不隱外面正未可一概看待哩康吉唯唯感佩又道倘老兄找過令親後要來尋我一問便知消息的是夜一直護到夜分到了次日早晨各自起身梳洗用牙刷齒磨細細盪嗽噴面後進架非茶一盞加底道少刻我有事去了你要往白雲鄉去找磨敦自有公車來的康吉答應着是須與馬夫套好了車加底躍身上車揮鞭攬轡的去了不多會往白雲鄉的公車名喚捷妥的已到館門康吉就趁搭上去安坐車房只見車內已有三客左邊坐一女郎正在除下女帽用銅針懸釘在車屋內但以綢帕覆額暑露髮花數朵姿容豔美真是不脂而紅不粉而白瘦腰長頸端坐車中另有種風韻女郎並排坐一中年的人面色淡黃夜履素樸是個學究模樣有方嚴端重的態度與康吉並坐的是個四十許人儀表俊秀圓面黃鬚頭戴便帽帽頂結有金組身穿絨呢短衣胸前懸掛金練數條上和單圈眼鏡鑲一泓時常舉置右眼諦視諸客胸前露出裏衣已有垢染不見十分潔淨手穿皮套亦是半新舊的康吉適抬頭把眼睛一漂那人就架起眼鏡向康吉一瞧阿啊一聲問道這客官可是本處人麼這邊未及回答只見有一少年身穿白袍手持瑤盃內斟白藍地酒由館內出來走到車門口謂女郎曰且請滿飲此杯幸勿推却只怕

這酒就要冷哩看官你道這時候正是暑熱之際爲何說到酒要防冷的話呢大約是個雅謎的意味了只說那女郎嘆呀一聲道若麥你是何意這纔清晨時候吃這寡酒做什麼且防恐酒氣薰入頭腦倒不受用呢少年道姑飲此這亦是慰勞的意思嗟女郎就怯生生的伸出葱纖兩指去接這杯子一邊秋波微送暗裏照顧少年一邊擎着櫻唇將欲銜杯細嚙又像是不勝酒力的一般且拿了這杯回顧着諸客撲燹的一笑道酒是我素來很不喜歡的何苦拿這勞什子灌人呢說着就把杯子擎到嘴邊悄悄的做幾口喝了那少年在車下不住擠眉送眼的看着等到喝乾酒就雙手去接酒杯女郎把杯輕輕遞將過來這邊一手去接酒杯一手就緊握住了玉腕望着醜顏嘻嘻笑道多感盛情也不枉卑人奉敬之意了女郎輕輕啐道你還嚼什麼蛆快坐穩了罷你看不要開車嗎少年只得放了手依依戀戀在車旁坐着只聽執轡的車夫喊道客齊了嗒們開車罷隨即把馬籠一撤韉繩一鬆鞭絲一揚那雙馬拖着車輪忽喇喇去了那學究模樣的就手探懷中取出袖珍書一本舉手翻閱似有吟哦之意那俊秀的自從少年拿酒來起他一徑架起眼鏡注目凝視這男女二人等到少年坐開之後他就涎着臉兒對女郎啞啞笑道有這樣溫柔俊雅的小郎君惠顧殷拳真是小娘子的大幸哩女子應道是真好郎君嗜隨順着車旁少年眼波一溜玉齒微呈自有一種描畫不出的光景因即沿着問道這可是小娘子的令兄麼女郎正色道倒要請教何以見得呢應道那小郎君丰姿俊美面龐鬚眉有鬚鬚之處故此疑是兄妹然看到小娘子玉貌花容又似不相類一女郎用

手掩着眉眼嘻嘻的道先生承你稱譽這許多話但妾向不愛聽老實對你說那白袍少年並不是家兄哩那人聽到這裡不覺哈哈大笑全露出浪子的身段來一邊舉肱擊着看書的人一邊用手撥動康吉道是啣這莫非情人麼看書的盤腳不安康吉舉頭帶怒那人益洋洋自得搖着頭眯着眼睛做出多少鬼臉來只見女郎板着面孔道就是情人又何妨呢那人道我並不說有甚妨害啣依我說凡女子皆宜有情人以寄思慕以博歡娛倘若我做了女身沒有兩三個情人不足鑿區區之意哩我勸小娘子何妨再結情絲更縈情網以廣用其情呢正說得高興時那人便除下帽子用手摸摸髮髻心中是說我這頭毛光澤濃厚要使女子曉得的意思女毫不惱怒反笑嘻嘻道這話逼我太甚哩應道風趣如卿真令人生愛雖魯男子亦不能不相逼哩這時候學究模樣的早已不喜歡隔座的男女兩人那知調侃嘲諷越發狂蕩起來就不耐煩對卷吟哦了把袖珍書掩好漂眼觸着康吉凝視既久忽發一嘆女聞嘆聲即問莫非有貴恙麼俊秀的接着道那邊風迎面來請與我換一坐位罷學究模樣的就依着他換了坐位那中年浪子便與女郎並肩密坐附耳傾談我且按過一邊只說那學究模樣的又儘着凝視康吉康吉倒覺得不好意思等顧發賴急把帽子戴低下來退着眉毛只聽那人低聲問道你可是到白雲鄉去的麼應道正是又問從前曾去過麼康吉不願多言誠恐露出踪跡心中厭惡不覺面色沈了下去似乎怪道何必盤詰我呢學究模樣的道小哥且勿怪我我細審尊表不覺想及白雲鄉一分人家了麼故家中君可認得麼康吉仍是不答那人見

康吉面帶不悅之色只是不語也就不說下去了在康吉欲免被詰之故因為正在逃例時候深恐露出馬脚况加底又欲得康吉為己黨曾經百端的滋其畏懼所以如此看官你道這客是何人原來名喚辨撒當初與愛格曾有婚姻之議且深愛其姿容絕世情性過人誓必聯為秦晉那曉愛格的心已為非利所奪不能遂連理同根之願而心中纏綿固結刻刻不忘以至經營貿易均屬無心停止父業游歷歐洲各處其消遣他的情思淹沒他的情欲然終不肯他用其情紅絲別繫所以終身鰥居溺情詩學咧只因他游歷遠境故愛格喪偶之事未曾得信近始聞愛格夫婦均已作古留有二孤遂蓄心想收納他的遺孤善為撫育管教庶見我的用情真摯哩此時康吉不肯吐露真情致以後艱苦備嘗依靠絕少正是省一言而誤一生之大事了恰說這公車到了白雲鄉停住輪盤就在愛格前番寄寓之客館門前歇下白袍的即開了車戶一躍下去站在車旁伸出左臂等女郎下來便作扶手女正解取車屋上所懸女帽一面顧着俊秀的道先生將久寄此間麼應道也非不過來游玩罷咧我有雇定馬車可以逛一天這車將來比這我小娘子肯暫留麼女郎當這時候既感動于引逗之趣話又游移于往復之情襟心中本已活絡今聞又有自雇私車可以為游歷湖山之助益覺屬意此人了急從懷內掏出名帖一紙上銘着維辛號親製衣衫七字暗地的從那人袖底溜入他手中低語道子如肯降玉趾辱臨敝廬亦寒門之盛事哩那人接着名帖如獲至寶不暇展看急急的揣入荷包去了後事如何下回續談

昕夕閒談次卷第四回

兄弟奇逢石廊絮泣

舅甥失愛麥粉爭端

却說那人接着名帖如獲至寶不暇展看急忙的揣入佩囊然後慌忙跳下伸開右臂加于白袍的臂膀上面女有忻悅之色站起柳腰挪動蓮步跨出了車戶然後伸出雪藕一般的玉臂以指共搭住了這兩人的臂膀款款下車娉婷嫋娜先進客館去了這邊浪子輕拍白袍的肩背道阿人之艷福不能獨佔但無斷續便了他日再圖良會罷又叫管車的分付道這巾箱是我的留在這裡你要當心照顧着呢康吉正在算清車值這俊秀的走近身畔對着耳朵悄悄道克老翁你慎莫忘却呢我今日之事你亦不必干預嚶逐一聲吹哨奏英君之樂歌嗚嗚哄哄的倘伴入店去了康吉聞言喫了一驚細細想起方知就是加底寓中遇着的人今朝粧扮大異所以竟認不出來了康吉不進客館急想要訪尋磨談家住處時正初日光照通衢皎朗康吉低頭走了半刻工夫光景遠遠見大店面光燦奪目就近見玻璃窗上橫寫着磨敦兩字真文店中鋪設整齊裝摺華麗正注目凝視意欲上前通訊忽覺耳朵跟頭觸着啞咽痛哭之聲康吉聞得哭聲酸楚不覺立住了腳定睛一看却原來有個小孩子坐在醫家門口石廊之下石階沿上面只見他手持小絛巾淚滴如雨悽慘的十分動人康吉細細一聽大驚道這不是希尼的聲音麼搶步上前用手撫摩這孩子這孩子本是低頭啜泣並不看見走來的是其人但覺有人來撫摩他隨即舉起雙手遮掩其頭哀聲求告道請饒恕我罷咧等我自己去斷不

在此耽延了康吉認得真切不覺急聲叫道這是我弟希尼呀希尼聽得忽地躍起揩一揩眼淚破涕為笑的喊道阿呀好哥哥你在那裏我怎樣就會遇著你呢阿呀好哥哥你務必救我帶我到母親那裡去我立誓做好兒郎斷不擾累母親的哥哥你可憐見我的心肝已碎裂了康吉聽他母親二字不覺心痛難忍便道兄弟且不必性急你試把磨折苦楚的情形敘述一番我們再作道理哩於是他兄弟兩個並坐石階沿上康吉以肘環抱弟腰希尼以手緊搭兄肩就把那冤枉情節訴說起來一五一十嗚咽個不了說到傷心之處輒又大哭起來看官大凡小孩子一有冤苦隨他哭着倒也會閉嘴 遇着父母撫卹盤問不覺瑣瑣屑屑盡情吐露而且這淚珠兒就如斷線珍珠一般數說一番痛哭一遍正不肯歇呢希尼一邊說一邊泣一直說到早晨受撻情形遂伸出小手指着傷痕嚶嚶暗泣的道這手上就是遮糖藤鞭被他撻傷的哩康吉聽了這些話不覺怒氣填膺憤懷透頂竟想要直奔磨敵家中以洩憤恨希尼見兄愈憤怒益發觸起他平日的煩惱苦楚等到說完就滾在康吉懷中用手攀住了肩膀撒嬌撒痴的道這些事已過往且不必說請哥哥就帶我母親那裏去罷康吉道且聽我說母親那裏回去不成了我一切細情此地不便細述總之我兩人既為兄弟則同歷患難同受饑寒亦是應當的不過爾久居舅舅家中衣食兩字不須愁慮這種去處也算是好了爾竟忍捨棄麼希尼聽他兄長反說出他舅舅家好處來心下着急舉手瞪視着鞭痕又哽咽着道我只跟哥哥去若要我再在這裏那是只有死之一法哩康吉道去是儘可隨我去只是我此刻是同逃

荒避難的一般艱險必多勞苦不患腸無宿飽身冒風塵安頓之處還不知道在那裡呢爾果願跟我去麼日用之需皆不可保不過撫慰顧恤勝似他人便了爾若決定要同去我難道撇掉爾麼希尼道只要你肯同我去隨便什麼苦法都情願的方欲再說康吉猛看見街上有人走來連忙對希尼搖手叫他禁聲原來這人就是車上看詩的辨撒那人看兩孤絮語形狀悽愴惻然望了一眼就走過去了康吉遂起身道竟定見是這樣不令我弟再歸舅家今日上路不用耽延罷這節事我且按下不表却說希尼在磨敵家中每遭挫折這小孩很乖覺越是小心的所以磨敵到還時常顧憐他只有那舅母總看他不得這一日忽在窗口坐着聽得門前馬車輪聲響播就伸出頭去張張看那曉窗上小釘恰鈎住了衣服的肩頭慌忙退出已經札一個窟窿正在着急忽被舅母看見喊道希尼來衫子是怎樣札破的好好衣服只要上了你的身怎麼就這樣快破我倒真不懂呢希尼道小甥爺沒動蠻不過伸頭窗外看一過車這衫就被釘鈎破了嗚道小厭物你總不肯安靖常有此類頑劣之事你看馬車幹什麼呢希尼低着頭不敢做聲那磨敵的小兒子嬉嬉的走到娘跟前道希尼看見總要飛跑上街去趕的磨敵正在旁坐喫烟聞言遂口啣着烟管含糊說道小東西好沒分曉怎的說趕不說追呀渾家遂厲聲責問希尼道你這不學好的下流氓爲什麼專喜歡趕車那有人家小孩子是這樣放蕩沒規矩的嗎希尼嚇得渾身打戰諾諾連聲的站著又道這不成材的喫着飽飯專門糊糊塗塗終日頑皮怎不討人嫌嗎磨敵緩緩的勸道娘子小兒們因宜教訓亦不可太

覺威猛使他十分懼怕到啼哭不休不又惹厭嗎一面說反低頭顧著希尼道小外甥且到我身邊來罷希尼愁眉淚眼的快快走來磨敦就一把將他抱起放在膝頭坐着舉手撫摩復將方纔喝得香并酒一杯拿起賜與希尼希尼捧着酒杯喫了一口一邊怯怯的偷眼望著舅母這小兒心性乖巧那樣臉嘴看不出所以膽戰心驚竟同偷鷄賊一般的此回聽了毒罵又不敢哭又不敢說暗中淚落酒杯酒和淚滴那婦人老大不喜發話道真是愈出愈奇了怎麼疼外甥就這樣疼法呢那小兒子就扒到母親膝上側耳告訴道噫他的趕車是防恐他娘在車上哩羣兒聞此言皆戲謔欺笑哄哄道你車沒天天趕你娘在那裏呢鼓掌捧唇欣欣得意磨敦寔在聽不得了把希尼放下地跳起身來踉蹌脚叱道快滾出去罷羣兒本畏父無不掙足奔出惟有一兒比羣兒較為刁悍且恃母寵愛臨出房時把頭一回顧挺立檻外對罵道你這沒根沒蔭庇的看你如何下梢哩磨敦猛地搶出一個耳刮子打得這小兒變賊爲憂反笑爲哭了渾家聽門外兒啼慘急不能忍耐登時聞妬忌之心嫌怨之心痛恤之心七夾八湊併作一起遂痛責丈夫道怎麼你自家養得兒子值得這般糟塌嗎明曉得是我喜歡的不問情由竟加禁毒真要削我的色麼我還要辛辛苦苦替爾養孩子幹什麼隨又扭着頭努着嘴咕噥道從今不用近我身罷我不會養玲瓏乖巧爭氣的孩子呢磨敦聽了這些話只是板着面孔拿了烟管重復坐定隔了好久一聲也不响希尼面色灰白雙膝投地意思求哀求苦告不要爲我爭鬧實在覺得踟躕不安不過小孩子說是說不出罷了那婦人忿怒忌嫉也是

骨都的坐着眼睛只顧看着繡綉針綉頭也不抬希尼跪伏一會子看看難以開交不知叫侍婢來領了臥房裏去到也可避避靜心中正想著只聽磨敦叱道痴兒子伏在地下幹什麼還不叫馬大來領去希尼聞說跳起來把叫鐘連搖兩搖馬大在門外聽得急急奔將進來剛跨進門希尼就搶上去拖住馬大衣襟叫道好阿姐快帶我進去罷馬大順手拉着希尼的手道不要性急我自來帶你的一邊說一邊就取出麪餅來給他正要取菓糖那婦人喝阻道菓糖美品都是貴重的東西怎麼給小畜生吃呢磨敦厲聲道什麼貴重不貴重一樣的小孩偏偏不該喫嗎馬大你儘著拿給他便了婦又接嘴叫馬大只消給他白糖罷磨敦道我偏要給他看你有什么法子嗎你爭我賽的說到兩遍忽然撲嗤的一笑又賣個瓢兒嘴對着磨敦道就依你給菓糖這菓糖在那裏呀可笑備還沒有預備倒要給人喫麼真不害臊嗎隨即撫恤希尼道好孩子早早睡覺罷又樓住道不要走與舅母香个嘴去他們欺侮你有舅舅在這裏呢你不要害怕快過去告辭呀希尼答應着是戰兢兢走近舅母身邊那眼淚還像斷線珍珠一般勉強忍着那婦人樓過來撫摩著道乖兒子何必這樣傷心況且你舅舅又疼你得很還不揩乾眼淚好好去睡麼馬大就拉着小手拿好了麪餅回到房內越想起越苦整整又哽咽了半夜幸得馬大畧爲安慰方纔睡熟一夜無話到了次日磨敦因覺身子不快晨餐較遲先令拿莫分來看官這莫分是外國麪餅中最精美的侍者捧進磁盤裝着莫分另外兩杯加非茶一齊擺在大茶檯上磨敦先喝了一杯茶拿起莫分喫了一半站起來踱踱忽然店內來一鄉里

老嫗絮聒不清原來這老嫗是最勞叨的雖上櫃來購買數錢之物必定攪他鄉下典故件件搬出城內新聞事事打聽就是店內東伙也總要問候個到家他以為老輩人不這樣就不算盡情連理哩磨教正走出店堂去却遇着了這人身子就被他纏定了却說希尼與磨教長子多馬對坐着習學算數一藝因為磨教是個生意人家傳授心法總以算為最要緊的他父親在面前却做出專心致志的模樣等父親走出店堂他就停了筆算東張西望就一眼注定了真分盤上暗暗垂涎但他素日懼怕父親不敢上前一徑攪取起身離了坐位遠遠的望着不由那脚步就漸漸走近去走在櫃子邊繞着桌子兜了幾個圈子那饞口饞眼越看越耐不住又回到隔店屏門口玻璃窗內窺探父親快進來否只見斜倚櫃臺裏邊老嫗靠着櫃臺外邊絮叨叨正談得高興呢他小肚皮內自己籌畫道看光景像是吃畢不見得進來再喫呢且咬他一角或者還看不出就是看出也不至疑心到我呢多馬此時正如蛾之近燈蟻之附羶竟像是莫分在盤內點手招他的一樣疾忙趕將過來拿起莫分張口就吞那喉嚨豈是有限制的不能一口一口盡行吞入肚中去了希尼從旁看此情形心中本不以為然而又深怕拖累不敢做聲由他去喫暗想到此等小兒不少好喫好頑何至饞到這種地步倘或父來查問看他怎樣呢只見多馬喫完了莫分搖唇鼓齒得意洋洋的走來到得希尼身邊忽裝出雄糾糾氣象擎起小拳頭挺着希尼面上喝道這事父若問你你只說是貓偷喫的隨又把拳一揮道你不聽我叮囑叫你識得我拳頭的利害後事如何下回再談

項氏通變行樂圖跋

右圖十四為嘉興項公孫易菴翁屬會波臣門人張五可琦所畫每圖肖易菴像先自系以題句或詩或贊或禪偈圖之取義與題句之命意有可解有不可解總名之曰通變行樂圖易菴從學佛者老僧所著然通變出易繫辭一樂則古詩十九首已言之又非佛語也余讀國風大小雅之變與楚詞離騷九歌天問等篇有泣忽鬼忽神每潛玩數過莫能測其意旨所在今易菴諸像或為儒有高冠闊帶或為釋子跣目跣趺或為天神之形或為風狂之狀或坐或臥或袒或裸魏晉之任誕宋元之理學混合為一此則又託于畫以寄其不可名言之隱而時代既近文字益難且其玩世不恭之態已甚去古作者遠矣雖然翁以名門世胄遭易代之際目覩亂離身經憂患懷故國念先人情氣熱而鬱積于中無以宣暢一于是圖焉發之于不肯通變之處反名之為通變于無可行樂之時強名之為樂其志也晦其情也深其忠孝之大防森然立于筆墨之間後之覽者其亦略其迹象而鑒其中藏也哉圖今藏於石門李氏咸豐七年八月余訪友來此因厲目焉既驚其圖之奇特復愛其畫筆之工輒跋書于後

楊毅堂先生傳

楊毅堂先生者余同年生楊煥春子慎之父也諱剛字鶴街毅堂其號其先由浙之秀水來遷吳江遂占籍焉祖浚雍止五年進士官廣西興業縣知縣父鳳嘯邑諸生先生少孤而貧事母雷氏以孝聞兄桂生謀賈于京附糧艘北上先生送至會城見其冠蔽以所戴絮帽易之泣而

別桂生既渡河病痢卒。舟舟人斂以桐棺置水次。訃至家。先生年六耳。恐母悲。託他故。徒步千餘里。奔其喪。至則在叢殯中。棺已朽。禱而啟焉。屍不可復識。而絮帽宛然。在遂大慟。以襪被裹其骨。歸宿逆旅。主人見其少。年閉戶。啜泣疑而窺之。先生不能隱。以實告。主人翁媪爲之淚下。因慰勞之。既而抱骨附舟。歸遇風雨。必默禱。距家數里。盛以棺。寄佛寺中。而後自投於母。告之故。但云扶柩返。不言收骨也。時先生父喪。猶未舉。及弱冠。積客授之資。營窀穸。遂以兄耐焉。與業君有兩妾。唐氏張氏俱守志。以死。先生竭力營。旌表。又爲其始遷祖以下置祭田。皆館穀所贏也。春秋拜掃。必虔。藏殯侍側。不敢有咳唾。聲娶趙氏。繼聚張氏。生丈夫子五人。皆親自督課。性好學。尤喜金石文字。與嘉定錢少詹大昕。歙鮑聘君。廷博。遊著有墨瀋存餘若干卷。年十。嘉慶。年卒。國子監生。以孫慶麟。貴贈。臨吉土長子。濳封庶吉士。亦喜金石。與余先君子善。次義諸生。能詩。次某及某。早世。少子。卽子慎也。道光十九年。順天舉人。今將爲宰。浙江中撰先生事。乞爲傳。

沈曰。富曰。古稱孝子。尋親負骨。見於紀載者多矣。君施之昆弟。閒則唯明世餘姚黃廷璽之事。在其六世孫宗義文集中。所謂萬里尋兄。紀是也。今於毅堂先生。蓋再見云。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古之不幸。而遭此亦分。所當爲耳。而卒莫之爲者。豈非性有不足歟。然則毅堂先生可以傳矣。

王孺人小傳

鴛湖孫熙曾辛恬甫稿

孺人系出太原。名蘭儀。號蕊仙。咸豐丙辰來歸。爲余繼室。以羅綺之身。作黔婁之婦。甫閱月。卽親挽鹿車。襄操井臼。有宣文君風。夜或挑燈伴讀。或縱談雜事。相對忘倦。資稟穎慧。始歸時。僅識文字。因戲謂余曰。願請受爲弟子。余爲選唐宋諸家詩百數十首。暇則諷誦。不輟。漸知四聲畧解。吟詠每值花晨月夕。興之所會。輒握管學之。自以未能入室。不肯示人。故卽家人亦未之知也。積數歲。得一小冊。曰繡餘學吟。後以倉猝避寇。未獲携出。體素瘦弱。而善病。病必經月不起。尙憶其病後一聯云。求醫欲得長生藥。對鏡偏憐未萎花。殊可傷已。性柔和。不惟能敬舅姑。卽余偶有齟齬。亦必承順。受之。馭僕婢。寬而有度。惜無所出。撫前子如己。生愛植鮮花。如荷花。蘭菊薔薇木香之類。而不好簪髻。然卽蛾眉淡掃。而艷麗自露。常謂人生如花。開花謝榮落。無常。吾不喜簪花。恐非壽者相耳。嗚呼。孰料此語竟成爲讖哉。壬戌之秋。避兵鄉隅。時逢警變。無舟輒徒步。以致露宿風餐。釀成濕痺之症。竟爾不起。垂危之際。猶以母氏年老。遠隔勿使。得聞凶耗。再四叮囑。歿前一夕。合掌喃喃口誦。大士不絕。既歿。顏面含笑。如生。豈天花墮落。夙有根因耶。父一峰。上舍諱潤。聚吳氏兄弟。廷柏。廷模。皆未能上達。異母弟光。清庠生。朝清。丁卯孝廉也。因書其梗概。并附及之。

夢觀演筆陣圖記

鴛湖映雪生稿

癸酉中秋後三日。金烏乍墜。玉兔未升。隱几偶臥。夢有美秀而文者。揖余以告曰。今日芸牕秋爽。藝苑風清。有文壇飛將軍。率腹中數萬甲兵。將演戰於騷壇之上。吾與子盍往一觀。不較勝

紙上談兵乎於是與僱真珠船泛蘇海適韓潮晚土詞源滾滾而來兩邊道岸謝草江花舟行數里隔岸有翰墨林焉林中大都種初日芙蓉曉風楊柳內有謝蝴蝶鄭鷓鴣飛鳴上下風景固殊乃停橈入經郭見書城百仞中有心地一片明淨無塵左峙靈臺右爲性府前面則五鳳樓造焉余與客攝衣而上憑雞窗而望遠觀四面無喧戰士疾比街枚啟杜武庫取經笥內藏蘇若蘭所織迴文錦謝道韞所詠柳絮製成之戎衣一着軍仗鮮明飲馬墨池其隊長有龍鬚友管子文領文陣雄師操觚以待俄而中書令管城侯毛穎升座中設雪案旁則白州刺史元香太守卽墨侯位次焉宣城毛元銳將心旌一振無數輕師團聚一處黑如鴉集莫辨名塗鴉陣繼聽詩筒一吹挑成一條如春蚓秋蛇環繞視山迤邐至墨莊由蓮花幕揮毫而出少焉銅鉢擊催則有雕龍健卒繡虎精兵悉馳意馬持量才玉尺七步八叉橫掃千軍瞬息之間五言長城不覺以偏師破之其詞鋒之銳不啻說經經擲地作金石聲雖戴侍中之席亦不難奪也陣旣畢禿友退鋒郎揮文旌收軍衆紛紛將書刀毛錐子都入詩囊中侯下座謂黑曹都統藏鋒都尉曰此次簡練心兵如撼岳軍他日文戰藉可樹幟吟壇與騷人詩伯爭鋒詞林之內當避三舍卽遇班定遠再不至投之而起矣命各賞詩牌一面日後如有傷殘宜埋之筆塚又命燃天峰煤宰墨豬煮益智粽割換字之鵝食書之蠹魚以餉每名月給張鷟萬選之青錢十串曹倉所儲硯田舌耕之善米一斛以量才斗平之令下皆心花喜發侯乃與楮國公等徘徊於翰墨之場旋聞五經鼓吹百家笙簧送侯上書畫船由學海而返諸軍亦漸散去客謂

余曰壁上之觀樂乎吾與子日事雕蟲以道德爲藩籬以忠信爲甲冑以禮義爲干櫓久處囊中尚不能脫穎而出曷若此共頭公以刀筆爲生涯猶得托足軍門號爲萬人敵耶余一諾而醒猶栩栩然如在軍聲萬馬中也爰倩臺州刺史同會稽楮先生松滋侯處晦石鄉侯端卿共助而爲之記

周善成形影說

綠窗小史

天下負氣含生者誰不欲顯父母博名利保室家而顧有未能如願甚至顛沛流離者其故安在蓋由未悟形影之說誤其終身也試推論其理譬如天高日午之時月皎中秋之夕萬物有形其影畢照禽獸草木纖悉不遺人之立身行事勝如形體之麗於日月下也人之境遇遭逢勝如日月下之因形現影也立身行事果然正大光明則富貴壽考無不如願立身行事稍有奸邪淫僻則貧賤天癘從而禍之境遇遭逢莫非自取昔太公望初爲漁父貧且賤也居於渭濱茅屋一椽不蔽風雨見鄰村有鯨鯨孤獨輒節其資魚沽酒之資以周卹之嘗慨然曰宇宙萬物務使各得其所而後我心始安其量之宏也若此既而奄有齊齊享年大耋廟食百世是猶形之現影絲毫不爽之理也近世人心風俗靡靡奢望其損已利人但冀其勿損人利己斯已與人得兩無所損且得共享其利矣無論士農工商百執事之人總須各存忠恕之心何謂忠不但官宜報國已也卽夥友待東家奴隸事主人當亦解此忠字我欲富厚必不可使人貧窮何謂恕不但寬容人過已也卽救人之顛危解人之厄難尤宜解此恕字人有憂虞我必思

舞衣非以其業之所在與而世之儒者往往因饑寒之累而廢其業何也

鳥之翔于空中也意于東而東意于西而西者也然而不能出於百里之外出於百里之外則衆鳥起而逐之矣蓋鳥之所爭在一飲一啄恐外來者之奪之勢不得不爾也今夫設學校奉師儒宜擇英俊之士而與之共學矣英俊之士非一方所有而斷斷于疆域之辨人稍有疑輒衆口譁然甲倡而乙和傾邑畢出如驅寇盜一何類與羣鳥之所爲與此不可謂之智也

蜘蛛布網於檐端百蟲過之繚繞轉轉而不得脫蜘蛛蹒跚而來翕張其吻徐之徐啖以果腹不出遠而終日無飢有蜘蛛焉振翼而飛忽觸於網文彩爛然狀如臨風舒錦童子見而悅之拂之以竿抉去其網救胡蝶殺蜘蛛而百蟲皆散走夫童子非親胡蝶也愛其文彩也非讐蜘蛛也恐傷胡蝶之文彩也文彩之足以庇身也有如是夫雖然胡蝶入於童子之手輾轉玩弄必至死而後已其與死於蛛網特遲早之間而百蟲則已脫網而遠去也是故庸人多倖免之機文士少自全之術

里有貧者欲製衣而無從得帛也乞人之棄餘寸寸集之被之體五色相宣斑斕可愛號曰綵衣里之人目所未覩共詫爲新奇爭相做效富者乃取其篋中之帛寸寸而裂之以製其所謂綵衣者夫帛之成非易也較帛之幅惟恐其不廣也而寸寸裂之不少惜何也曰慕新奇也趨時好也曾不知彼之所謂新奇者實出不得已之所爲而里人之好之祇可欺於其暫我乃枉有用之材以隨其後一旦人心既厭則所好頓易此割補之衣棄之不值一涕唾而回視篋

中帛已寸裂而不可復用於是遂不免於寒吁向使守其故物而不逐他人之所尙何至於此哉此可以箴今之爲文者矣

紀白曉霞事

長沙某太史性風雅洒落不羣咸豐間流寓都門日與二三知交尋幽訪勝忽一少年美如冠玉造廡請謁適值徐山通名徑去入暮某歸僕白之入室見案頭白山名刺問卽今日來者否云名姓良是而刺實未投不知所自某意其誤又疑與白無素何事見訪俟之次日白復至相見詰其貫云係京都舊家子吐辭蘊藉與論文詞及古今事變應答如流恨相見晚呼僮治具飲酒間白起曰一事勿相却僕有弱妹年未及笄貌頗不惡意欲仰結絲羅奉大君子筮帚徐謝曰素昧平生幸承枉顧已慙鄙懷何必申以婚姻且余家有室安敢相欺白曰僕固知君有夫人也緣結前生情勝之可矣再辭不許異日軒車入門以紅巾蒙首扶坐榻上拱手向某曰妹才優於弟可佐君子願謂妹曰汝好事徐郎我去矣留之不得送諸門外返入室揭巾窺睇如晴烘牡蠣潤梨花人世罕其匹既而解襟入幃肌膩猶脂氣馥若麝極意綢繆狂將不堪女強忍而難禁某欲罷而不能事訖女憊甚復欲纏繞女辭曰好台無窮何必今夕細詰家世名諱女云妾字曉霞於行爲二雙親早逝遺兄妹二人舊家於鄉去此甚遠兄以門戶衰薄徙居城西纔數月耳其隣里妾尚不之識逾數日待白不至往訪之語諷幾偏并無知者歸以問霞霞曰阿兄隱姓名絕交遊君何由問訊某曰窻不復來耶曰妾來時兄謂將之秦探親得勿

往耶問秦何親云姑氏道賒遠年來無往還仔沒莫卜兄久欲去獨以妾故羈遲妾今得所兄始脫然耳問何以知我曰君不憶宴果西樓乎和題於壁者非子也耶先是某與同年生飲此樓見壁上一絕云指點雲深裡春風養物華劉郎何處所洞口故桃花末書川一二字不知其誰姑題其後云欲訪天台路風霜兩鬢華白雪封洞口何處覓桃花作者有意和者無心徐至是恍然又悟川一乃山字所折白雲之白爲姓適相巧合俱屬前因謂霞曰卿兄多情何以報之曰妾待君有日容圖寒賁霞曰一聯語續之遠樓帶晴霞南閩山色思前度徐對曰高樓明夕照關風光賦別時霞曰君之際會妾之離合已基於此矣某不以爲然會差選期至霞欲隨任某曰卿聞質惡可借也微笑曰君無慮妾得隱身術保無敗君事蹟屆期往人無見者代某握管疾如風兩瞬息脫稿某視之驚其神助卒得選放福建學政復隨之任佐其閱卷及科歲試畢某將復命因囑某告病某問故霞曰晦運已照急宜歛退三年後仍就原職但妾與兄遠日久思欲一聚不克與君同歸乞先送我北旋某留戀不忍捨霞曰離合自有數定強之合適使之離君前程尙遠他日豈無相見期耶某曰卿兄萍梗恐難蹤跡霞曰明告君妾實塗山舊裔與君宿緣已盡故托辭省兄後會之期雖難預定要當不遠他年過西樓而踵舊韻或者庶幾一遇耳言畢登舟北發某本立悵望不見帆影始返旋即請假歸里未幾洋人擾京華某始服其前知迫同治間復入都居舊居樓閣舊侶燈花無信簷鶻空占業已絕望一日晚過西樓偶觸前詩轉憶曩囑復題云重上長安道西樓感歲華鴻泥今尚在不見舊時花吟畢唏噓

忽聞聲曰別來無恙猶念故人歟一回顧霞也驚喜若狂把臂臨檻時日脚半規晚霞襯映霞愈增嬌媚某怨曰卿真畫中仙余爲孤旅客胡不早一臨存以慰渴思白答曰自與君別已參道果今已名列仙籍不再復墮塵緣此來踐夙約耳幸君原之妾自寫小像拜詩一首相贈卿所以報君也某哽咽不釋手白曰君達士此胡爲者百年伉儷終須一別君如不忘夙好見像如見妾也某曰卿爲小留何相別之遽也某曰仙侶相候不能久待昔君高樓賦別之對猶憶之否某爽然悟送之下樓轉瞬已杳歸視其像宛肖生平其詩云一畧春桃李栽培舊與新扁舟重泊處應憶伴遊人吟詠數四珍藏什襲及再提學於閩停棹舊別之處因思曩事如昨日境是人遠不勝感慨憶其詩與聯則八閩重來風物增感悉預告之矣同治癸酉春余僑寓姑蘇遇同鄉友述其所述故筆之以誌狐之憐才多情者

病證治法論

古吳葉氏五石山房草稿

脉因病變病因脉生脉病身不病身病脉不病總會寸口闡爲病證以詢治法夫病證有定理治法多變機無屋漏功夫能不愧其機理之辨哉余幼讀醫經兼讀周易推詳一脉字如混然之太極是也氣血爲兩儀陰陽虛實爲四象風寒暑濕燥火痰鬱爲八卦卦爻變散縵於天地如百病纏染於人身故天生聖人詳六經推脉理嗜百草辨五味調治人間病證之治法也諸名儒論易或觀象或玩辭或拈變占或理錯綜皆所以順天地之理而盡變化之道也諸名家論醫或喜熱或偏寒或言陽極生陰或言陰極生陽十二經絡七表八裏如何準繩其機易

之所謂乾坤縱六子橫天氣下布爲雨露地氣上騰爲雲露日月陰陽交互兩間化生萬物冬至陽生夏至陰生溫涼寒暑應時應節相生相養天地之道也聖人教人悉心仁義修身得助躬行道德名節建立則於日用事物各循當然人事之道也假令疏忽歷偏其所欲於是乎酒色財氣任性而爲男女飲食起居失常則氣血轉運不應時節而失天地中和之養育作爲病證臨證治法視其所以聲音呼吸觀其所由形神舉動察其所安藜藿膏粱老少肥瘦以及五官色診之臟緩急性情平素嗜好孰重孰輕脈因病變病在於本病因脈生病在於標脈病身不病其象屬虛身病脈不病其象屬實宜表宜裏宜補宜攻應升應降應散應收甘酸苦辣辛熱寒涼調和五味輕則宜輕承平德教重則宜重亂世嚴刑權衡度量酌乎其中又如法堂審案原被相認即病之陰陽相爭當場究問誰是誰非導其茅塞和其偏勝責其強悍誅其橫行淬其精理以相周旋是則皆歸一理也至於風險暴病又如賊寇蜂擁城垣說之不退守之不宜當先安排如何禦內於是憤勇如何充出至者則散來者不來矣所謂易經交變聖人經傳申韓刑律孫子兵書比事屬辭與病證治法歸其有極會其有極也倘若聰明才辨之能而無深沉入毅之思診臨危險重病表裏是非陰陽不決攻補兩難如處雲霧不辨東西生死機關尙存一息微現於形隱藏於脈未及參詳彼則曰另請高明何所謂病證之治法云哉

持螯佳話

選錄香港華字日報

重陽已過載酒持螯朋儔賞菊此亦秋興之一端也顧此間實無所謂蟹僅有黃甲耳言蟹者當在江浙間按蘇州府志蟹凡數種出太湖者大而色黃殼軟曰湖蟹冬月益肥美謂之十月雄俗謂之九雌十雄蓋言九月團臍佳十月尖臍佳也出吳江分湖曰紫鬚蟹肥大特甚有至一斤一枚者出崑山蔚洲村者曰蔚運蟹出常熟潭塘者曰潭塘蟹壳軟爪拳縮俗呼金爪他若江蟹黃蟹皆出諸品下吳人捕蟹之法截竹於江流緯蕭而障之夜以火燭江中蟹乘潮而上漁者一一取之担入城市居人買以相饋貺或宴客佐酒孫晉浩食蟹詩云荒蒲颯颯繞漁舍西風昨夜清霜嚴一星遠火照秋水郭索數輩行如僂往甯但侈魚肉味尖團嗜好殊酸鹹朶頤翠釜灶觚立老饕口腹真貪饒金膏濃膩一筐足玉脂滑潤雙螯緘分擘肌理析條縷攘剔那惜汚衣衫臍防性冷戒勿嗜譬如蕭艾終當芟森森坐銷戈甲氣積中能耳何巉巖面目奇醜固駭視爾雅有釋宜開函以貌取物失諸蟹豈知內蘊非圖凡九雌十雄語可譜從此樂得深杯銜豪情未減畢吏郡酒泉之郡誰爲監此則可當蟹譜讀矣

俠盜濟孀孤

陳廷藻新會人謀生於穗垣之小南街以事鄉旋昨返省朋舊詢以見聞陳曰自世風不古以貫朽粟陳坐視鄰人之死而莫之救者殆不勝指摘豈意飛簷走壁入室攫貲中反有行道濟人如某盜者雖曰其所濟人者亦取非其有然能憐孤恤寡富不復計其所從來矣先是鄉有

某氏孀婦也夫沒時遺離甫周歲如曙後孤星依稀欲滅其姑向氏慟曰吾家宗祀在媳手中但未悉肯以韶年苦節爲寒門未亡人否氏曰養老撫孤固所願也惟恐無以盡吾職姑疑其詞枝時抱孫哀泣氏遂毀容示決以安姑心乃以女紅謀朝夕姑年未就衰亦能佐之壬申姑死氏鬻奩營喪附身附棺如禮然以外家遺官事兄瘦死嫂撫孤如氏遂周恤無人益形孤苦本月中旬氏子病典衣營藥餌奈兒病寢重漸露不治之態氏夜咒曰所以作未亡人者緣此一塊肉今無望矣哀音慘語宿鳥驚鳴忽聞戶外太息曰忒可憐有白金五兩贈孤兒爲藥餌費今置戶外可取之無爲他人所得氏曰公雖存心施濟然昏夜行此使人不能無疑其人曰吾隣鄉盜也適經此聞子哭哀故有是舉蒼蔚在上吾豈有他哉語畢寂然氏亦未敢出視至東方辨色後啟戶往叩從姑家欲籌謀醫費甫出戶見敗葉堆中露紙裹白金宛然心悟昨夜之事竊以告從姑姑曰聞隣鄉有劇盜某頗能濟人急且從不擾鄉閭故鄉人無切齒者家有寡嫂時歸瞻恤之茲之貽子亦憐孤苦耳氏乃以之調兒而病竟愈按不自諱其行又能自白其衷受授間亦有禮節此盜有英雄作用或嫌其置貨戶外苟入他入手亦徒虛其惠於氏母子無補也豈知濟施若此斷難親相授受若徒在戶外絮刮益起氏疑慷慨人作事亦只自盡其心而已其他非所計也

記狎遊高誼

選錄香港中外新聞

海國衣冠醉鄉風月此駭人狎客徵逐之常徑耳乃有酒闌人靜舊誼觸胸而遂假徵逐以完交結者其高義薄雲之概亦狹邪遊中之所罕聞請綴之以風世何景讓籍豫章商於穗垣者十有餘載騷雅自喜雖持籌而無厘市氣花天酒地時亦寄跡焉酷嗜搏戰而苦不能善每遇酒陣橫衝恒三戰兩三比或遺粉黛瑕疵何輒奮袂曰曹沫得以報齊者豈一戰而遂勝哉請再整酒兵爲背城借一之舉若遠盟城下則宜碎首酒場耳或曰餒將手下無健兵以而屢挫軍威即使李白作露布張旭草檄左相萬錢佐軍實汝陽三斗勞軍賀知章運籌幃幄宗之以行軍長史參贊軍機奈蘭陵之士氣不振醉鄉侯將略頽然無補於事也何醉肯欲裂日寧效魯仲連蹈東海死耳能忍君奇辱哉若戰而再北請以軍法從事同局者以其屢戰不疲或少讓之則笑謝曰荷蒙不殺得以生入酒泉關其風趣類如此月之初一日隨朋舊作珠海之遊即以花船謀醉穀埠筵間桃濃李淡麗冶無倫有蓉姑者琵琶一曲艷壓當筵曲罷彈再鼓幽怨淒其座客曰此商婦之遺韻也增人悽怛禁其勿爾一客曰此日歌筵視琵琶爲末技無復過而問焉者而卿獨能稱絕技如此可見凡藝之執無不可以成名欲揚顯者亦不必區區於時尚也蓉曰妾幼承母訓服膺難忘胡馬度關翠閣寒更諸硬調琵琶中久不事此且罕有傳者妾九齡時已得其大凡及垂髫習遂見許於母因不欲使枇杷度曲作稽叔夜廣陵散故倚四絃伴生活所歌者無時向之音難免貽譏大雅何曰人乘我取方家舉止每不逐於時

施何之佐編者名新姑天然眉目而丰度端凝羣芳笑語彼獨凝坐湘妃椅間以歌羣芳皆代謂不能何笑曰此亦金屋中之沒字碑也或曰雅不稱此酒場中之沒嘴葫蘆耳新姑聞語嫣然一笑座客頗有傾倒者迄乎酒闌燈熄芳澤微聞新謂何曰觀君風貌似曾相識但妾以情懷懊惱從前事都如隔世何亦以爲花塲漫語不甚關懷轉叩其從何至此新曰身以良家人妾偶墮風塵近從潮州六蓬船至此君之故友有姓王名某者乎何驚曰卿何處曾識王子山彼近行止何如新茫然曰業已流落不堪矣何細叩之始知係子山之妾蓋子山閩人與何相善彼此時相遇從故妾亦畧認識之何曰僕以浪遊湖海與子山契闊者幾兩載何以使卿流落至此新曰一言難罄彼貨妾以作歸計耳遂細陳子山耗敗之由何深憐之曰卿良人爲此迫不得已也僕曾與之爲友無坐視其枕邊人流落之理請一援手以全友誼顧卿將欲何歸新曰苟得一席地爲終老計足矣其餘都非所論何曰僕曾友卿良人義難與卿共處請爲冰上人以了卿事新請方略何曰僕有一友余姓遷貿場中頗推誠懇與卿年相仿也今夜亦同在座彼非情痴者故筵散而遂去耳與之謀當或不如設費不貲則于當任之遂與新對談至曉亟往謀於余告以故携往新所共談東曲余憂脫籍之款巨何請以三百金爲贈計遂決商於鴛母以四百金脫其籍越三日而事成貯婚於蓬萊新街聞其事者多高何之誼云

聽茗山館詩存

吳梅伯手稿

題許雪齋玉湖柳隱圖

玉湖風定綠波平兩岸垂楊畫不成細雨初晴好天氣且携斗酒聽啼鶯 茅茨小築近漁莊
外父王 樵王有湖口漁莊圖 門對清冷水一方尋過板橋猶未見絲陰深護讀書堂

九日陳泊如潘左江招遊歸雲庵

碧浪湖頭放小船登高容易又經年無風自響巖邊樹不雨何來石上泉春草王孫騎鶴去梅
花處士捲雲眠功名富貴非吾願願作空山一坐禪 野寺深藏遠市囂門前脩竹響蕭蕭寒
泉煮茗初開鼎古壁題詩亦挂瓢游客黃花雙鬢插歸樵紅葉一肩挑出山忘却來時路爲問
行人隔小橋

秋日還家

一年容易又三秋却愛蒹葭景色幽近水高樓簾半捲有人斜倚認歸舟 扁舟一棹出蒹葭
風定蒼溪浪自平茅屋幾家臨水住蓬窗靜聽弄機聲 小橋斜日挂魚簾碧水邊秋分外澄
此地風光都入畫一堤疎柳半溪菱 如何又解木蘭橈只爲吾鄉去路遙正倚蓬窗尋好句
輕舟已過白蓮橋

題許雪齋溪上草堂圖

向陽茅屋兩三間鷗鷺成群自往還爲愛道場當戶立朝朝抱膝看青山 數家臨水自成村

丁卯橋邊舊迹存記得年年二三月茶花香裏叩柴門

登石公山望太湖

七十二峯青長天雨乍晴一湖春水闊千里夕陽明破浪來帆影隔林間
磬聲故鄉回首望烽火幾時平

偕秋翁小浦豫生訪蓮隱庵謁松菊先生墓以步履尋幽句分韻得屨字

無事得情閒與來一步屨渡頭小艇橫何必攀裳涉翠伴入深林四圍
綠陰接茅屋剩數椽幽人已長沒惟有孝義名千古留史牒荒烟蔓草
間悽然尋斷碣古柏自森森涼翠撲眉睫流水小橋邊三兩舟如葉夕
陽送我歸滿地落榆莢

題陳秋翁秣陵感舊圖

歸隱林泉久蕭然屋數間花開携酒往日落抱琴還白下游如昨青衫淚
已斑遺詩難卒讀貞慙殉難時有絕命詞腸斷秣陵關落日愁雲裏淒涼
賦大招狼烟未消歇獅窟久蕭條遠夢來千里吟魂戀六橋將軍何處去
驢背想風標

王竹侶見過有作

十載烽烟擾中原半劫灰兵戈何日了風雨故人來氣壯頻看劍愁多莫
放杯從來天下士幾輩老蒿萊

雨後登樓

樓上不知暑樓前雨乍過到門流水靜隔岸遠山多烟重鎖楊柳風涼搖
菱荷晚來天氣爽南浦起漁歌

立秋前一日霞江家叔祖招同人讌集厲齋分韻得客字

擾攘已十年到處動矛戟避亂來首溪儘得五畝宅雞犬時相聞此地殊
幽僻四顧復何之荒村聊寄跡素居太寂寥出門招嘉客主人本殷勤歡
然具殺核先開北海樽再着東山屐一酌萬愁空頗覺煩襟釋豪飲追阮
劉沈吟愧元白纔結翰墨緣便成烟霞癖身世各茫茫那堪憶疇昔從
古有英雄遭此非常阨時勢莫能回憂傷亦無益不如入隱流優游老
泉石況乎天壤間人生貴自適及早賦歸與羨煞陶彭澤扶杖獨行吟飄
飄好風格謂宗丈春浦我亦有田園青山幾重隔翹首問彼蒼何日息
兵革草芻又立秋豆花滿籬隙

題鄭聞齋小照

志和歸去後惟此一沙鷗地癖蒼烟歛江空碧月流烹茶非款客種竹
祇封侯隨處可垂釣何須泛小舟

溪橋望月同秋翁作

翹首暮雲端蒼茫月色寬小舟投岸宿高閣捲簾看迢遞人千里滌洞水
一灘夜深風露冷自覺葛衣單

贈陳秋翁即次雨窗書懷韻

日日爲歡樂人生有幾何浮名同擺脫壯志已蹉跎海內交游少山中歲月多一觴還一詠最好住烟蘿

溪頭夜坐

萬里無雲夜氣清溪頭又見月分明風搖柳岸螢千點露冷蘆灘雁一聲寒角每驚遷客夢秋砧易動故鄉情不堪此夕重回首獨立蒼茫百感生

七夕前三日偕秋翁嵩翁也香游鳳林訪沈丈子良分韻得村字率成二律

曉起渾無事行行到水村竹林喧鳥雀茅屋散雞豚雨洗山痕淨烟凝野色昏故人獨棲隱綠樹繞柴門烽火四郊起移居老樹村有心學耕釣無志定乾坤地癖滋瓜蔓家貧咬菜根封侯君莫羨自古布衣尊

雨窗同萊仙也香夜話

此夕同聽雨何時得灌園謀生備菜圃避亂客桃源燈影半窗暗蟲吟四壁喧茫茫前路杳身世不堪言

秋日偕梅翁過昂溪訪萊仙適值錢湘文同游西資庵歸飲萊仙齋頭分韻得觴字
蓼渚蘋汀引興長秋來最好住江鄉蕭條古寺尋黃葉掩映疎簾愛綠篁曠野雲低渾欲暮小池風定自生涼主人采藥山中去且盡葡萄酒一觴主人鄭文齋它出未值

春柳曲舊作 時避亂吳陵

茗青館主人稿

步步嬌○澹東風綠滿童臺路搖漾銷魂處離亭攀折多只管分離不見把人留住殘月曉風過正淒涼飛來燕子台城暮○醉扶歸 恁道是翠生生慣染得官袍素還羨他燦瑩瑩高映得斗垣孤却好是簡書雨雪滿征途認不出綠楊城郭當年路莫問他飛花漠漠繞天多便行人欲歸不識歸何處○皂羅袍 幾陣亂鴉飛舞問隋堤風景不是當初幾聲羌遂韻模糊○閑寬有春風度抵多少上林庭院流鶯細梭靈和官殿韶光漸過望依依翠華銅輦東歸路○好姐姐 遍青山唬殘了鷓鴣蘇小家依然深鎖怎韶華送盡把東皇也送得無芳年誤便萍飄絮散春難駐有多少嬌花瘦不如○尾聲 錦氍毹艷說纖腰舞怕的是冷霜寒落葉多怎及得認柏青青支持霜雪苦

湖州徐瘦梅布衣梅花趺坐小像序

五山外史稿

瘦梅居士英姿霞舉壯思雲飛幼鍾楚水之靈長毓吳山之秀對聯嬰武禹偁之年未成龜字識之無白傅之生纔七月旣才奪湖西之席亦美擅城北之名柳濯王恭當春益媚車乘潘岳擲果常盈所惜秋風病鶴瘦同沈約之腰春雨啼鶉痛灑王褒之淚讀父書而空懷手澤捧祖硯而莫紹心傳以故終軍駒齒絕意請纓定遠虎頭無心投筆居依大阮四方之鴻印常留坐侍諸兄一室之雁行並列嘆萍蓬之靡定貂敝何堪撫歲月其猶新蟲雕藉慰於是安 几廠明窓篆隸仿冰斯之古文章奪李杜之豪剪翠裁紅白石之詞宗第一塗朱暈碧藍瑛之畫史

無雙洵屬空羣之質允推不世之真僕夙深慕蘭幸遂瞻韓踏雨敲門催鑿賭墅酒錢未處乎
風月詩筒無問于昕宵傲王侯而不仕捷笑終南結泉石以為隣臥高牕北玲瓏鎖骨誰摹字
泌之真萬億化身合作放翁之想爰圖小影用倩添毫揮玉塵而色相俱空蘇晉禪迷於醉後
聽翠羽而羅浮恍到師雄夢醒於香邊証前身之明月君本同圓問今日之梅花我難與友不
必詩金水部神仙之品望咸歛何妨賦就廣平鐵石之心腸如見

題瘦梅居士雙鬟索句圖南曲一套

若青館主人稿

園林好 是棲鸞 成錦箋是行雲飛來九天聽說道舊管娉媵庭院香案吏掌書仙謫人世
了塵緣○江兒水 鳳酒鸞飄日瑤琴錦瑟篇為清狂誤了蓬瀛選要清閒嬾起封侯願儘清
高不慕如花眷何處雙鬟嬌倩想筆底春生也惆悵桃花人面○五供養 花濃雪豔唱新詞
索要嬋娟錦囊佳句滿玉筋墨花妍知音人遠合付與雛鶯乳燕有心填恨海無術補情天料
寫向丹青有萬種閒愁纏繞○玉胞肚 新窗細展把鮪生銷魂黯黯然記當時載酒揚州宴旗
亭花月流連韶華過眼等雲烟明月淒涼幾度圓○玉交枝 海天帆轉賣魚灣今雨新聯翼
雪鴻爪印平沙淺也是三生石上因緣繩頭融角利名牽飛蓬又向天涯遠喜知音幾日纏纏
慘離情一番悽戀○川撥棹 情無限唱驪歌兩意牽似荻花楓葉江天似荻花楓葉江天聽
琵琶青衫淚漣要相逢知甚年更相逢在那邊○尾聲 病維摩笑看天花現惟願早配取箇
玉臺仙眷莫更向情外生情損少年

感遇十二首 有序

紫薇郵農梅衫氏初稿

余少壯時潛心經史研習餘藝自問非碌碌無長者乃東西奔走三十年來竟無一遇命
蹇運乖乃至斯乎今老矣無復望矣旅館無聊賦此志慨

世事如棋一局殘江河孰與挽狂瀾得時奴隸千金易末路英雄一飯難往日已同流水逝秋
風早入客衣單他鄉那有談心友靜夜無聊獨倚欄○征衣憔悴滿塵埃歲月蹉跎壯志灰貧
不累人真傲骨命能厄我是庸才難將旅况從頭說強對旁人笑口開惟有多情窗外月相隨
羈客異鄉來○高飛空自羨冥鴻偏促轅駒境同吟髻添霜無數白衰顏借酒暫時紅絳桐
有曲難宣鬱文字無靈不送窮萍跡去留知早定棲鸞還擇碧梧桐○偶向吳門爪跡留歸心
常逐水東流高談縱有陳驚座佳客誰為許散愁 人姓名見五代史 山水有緣添畫稿科
名無分作書囚男兒識字多憂患直誤青衫到白頭○虛度年光半百餘寒儒意態未全除風
枝每撼巢林鳥杯水難蘇涸轍魚到老徒僽三寸舌從前悔讀十年書幽居却羨林和靖四面
梅花一草廬○試問何方是樂郊出門那及守衡茅一生不得文章力四海難逢道義交筆墨
生涯何足算詩書舊業未能拋客窗排闥渾無計酒譜茶經手自抄○鞭絲帆影各西東同入
之鞭利鎖中詩寫牢騷双管秃酒澆硯墨百杯空人惟庸俗身多樂品若清高命必窮底事季
鷹歸思促尊鱸味美話秋風○繫匏不食我焉能閱歷彌多感培增鄉國遠離同逐客室家多
累羨為僧殘花留戀痴如蝶故紙徒鑽笑比蠅擾擾心頭多少事披衣默坐對寒燈○天將兵

革洗繁華白骨紛堆戰地沙亂世其餘身外物老年只看眼前花詩成每索良朋和酒盡還從
野店賒斗室僅留容膝地僑居何異井中蛙○側身天地一儒巾硯圃書田莫療貧無可奈何
纔作客大非容易是求人故鄉路遠無歸夢異地花開有別春屈指年華近週甲堪看歷碌走
風塵○壯不如人老便休何堪隨俗共沈浮心無樂趣看殘月人到衰年近晚秋愁極迷茫疑
是夢貧來拘禁勝如囚區區私計無他願但願追跡馬少游○潮落空江欲暮天行人獨上渡
頭船 吳門往返必開夜航 遠遊未及三千里作客曾經四十年催老不休惟口髮謀生最
拙是青氈何如歸作躬耕計買得西郊一頃田

梅衫明經膠城名宿也擅鄭虔之三絕賦平子之四愁落拓青衫淒涼白袷一氈冷擁厭
看吳苑之花萬卷枯撐復聽滬濱之雨短歌當哭長鋏言愁暇出其吳門感遇詩十二律
見示秋聲四壁恍助悲吟落木一庵如聆愁語周亟愆惠付刊同志諸君讀其詩亦可想
其遇合之窮氣骨之峭矣小吉庵主附跋